

午夜惊魂  
①

# 午夜必死

WUJIANSHI

来自深夜

灵异故事开始了

佚名等 / 著  
鱼悠若 / 主编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
World Book Publishing Company

# 午夜必死

WUYEBISI

死过人的房子，你敢租吗？不过，只要你在这里睡上一夜，什么样的考试保准你通过！

——《考前必读》 辰鸣廷

午夜，吴明起身，只差一颗心，只差一颗心，他就可以得到魔鬼的奖赏了。

——《魔鬼农场之只差一颗心》 千鬼魑

那只老鼠把满身全是病毒的林雨咬了一口，然后从洞的另外一边钻了出来，它跑进一家猪场，咬伤了几只膘肥体胖的猪……

——《神经线》 麦洁

上架建议：文学·畅销·悬疑

ISBN 978-7-5104-3447-1



9 787510 434471 >

定价：22.00元

午夜  
驚魂

1

# 午夜必死

WUJIBIJI

来自深夜……灵异故事开始了……

鱼悠若 / 主编

佚名等 / 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午夜惊魂. 1 / 鱼悠若主编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2.11

ISBN 978-7-5104-3447-1

I. ①午… II. ①鱼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 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41876号

## 午夜惊魂. 1

---

主 编: 鱼悠若

责任编辑: 王 晋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印 刷: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180千字 印 张: 9

版 次: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3447-1

定 价: 22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目录  
Contents



- 第一个故事：考前必读 · 003
- 第二个故事：魔鬼农场之还  
差一颗心 · 029
- 第三个故事：长头发阿丽 · 044
- 第四个故事：别相信他们 · 070
- 第五个故事：午夜必死 · 088
- 第六个故事：太岁 · 098
- 第七个故事：神经线 · 119
- 第八个故事：鸡蛋里的报复 · 148
- 第九个故事：冥婚 · 151
- 第十个故事：多了一个 · 175
- 第十一个故事：珠穆朗玛峰  
在长高 · 186
- 第十二个故事：不死之谜 · 203
- 第十三个故事：毒药 · 233
- 第十四个故事：镜聊 · 257
- 第十五个故事：不治之症 · 273

# 午夜惊魂

1

# 午夜必死

WUJIAOJI

来自深夜……灵异故事开始了……

佚名等 / 著  
鱼悠若 / 主编

目录  
Contents



第一个故事：考前必读 · 003

第二个故事：魔鬼农场之还  
差一颗心 · 029

第三个故事：长头发阿丽 · 044

第四个故事：别相信他们 · 070

第五个故事：午夜必死 · 088

第六个故事：太岁 · 098

第七个故事：神经线 · 119

第八个故事：鸡蛋里的报复 · 148

第九个故事：冥婚 · 151

第十个故事：多了一个 · 1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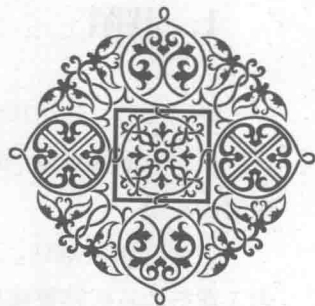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一个故事：珠穆朗玛峰  
在长高 · 186

第十二个故事：不死之谜 · 203

第十三个故事：毒药 · 233

第十四个故事：镜聊 · 257

第十五个故事：不治之症 · 273



第一个故事

# 考前必读

文/辰蠕适



## 1. 巷陌

路灯稀了，转了几个拐角，那灯撒下的昏黄亮光越来越不明显。胡同深邃得好似一道深不见底的口子，张着，有想把人连吞带咽的冲动。

这里的路很难认，九曲十八弯，兴许是建筑物过多的关系，供人穿行的石板路繁琐且窄仄，高高的围墙夹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沾满泥泞的石板路上晃晃悠悠出现了三双步调统一的脚。

三双脚前后紧挨着，他们那条路一次只能过一个人。“咯、咯、咯”，声音在狭长的空间里回响，停在房顶上的乌鸦察觉异样，“嘎嘎”地扑腾着翅膀，飞向更加深邃的暗夜中。

“这是什么鬼地方？”君森的眼睛上下左右快速运作着，贼贼地问道。

“这一带都是这样，房子挨得紧。”回答他的是走在最前头的沈亮。

“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”落在最后的王斌眯着眼，怯怯地问道。他患有高度近视，可刚刚出来时走得太急，眼镜落在宿舍里了。

由于王斌自己也不确定要问前头的哪一个，结果第二的君森与第一的沈亮谁也没回答。

“王斌，别跟得这么近，我的裤脚都快被你踩穿了。”夹在中间的君森郁闷得很，走得快不是，走得慢也不是，左右还给两堵湿漉漉的砖墙限住，活像一只陷进泥潭里的袋熊。

“拜托！黑灯瞎火的，我哪看得清脚下。”王斌说着，贴得更紧了。

“算了！君森。王斌那小子好像又忘戴眼镜了。你就先忍忍

吧。”三人中眼睛最好使的沈亮为王斌打圆场道。

不过事实上，王斌的眼睛早就适应了黑暗，虽然他患有高度近视，可还不至于回回把君森的裤脚当石板路踩，真正让王斌收不住脚的，是他内心的恐惧。

或许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与一堆人走夜路时，谁也不想被放在队伍的最后一头，总觉得背后贴着个人舒服点。可万一真就不幸中第，屈居在一堆人的脑后，又会惧怕背上冷不防出现一只手来，搭着你。王斌就是害怕撞上这种折人寿的局面，所以总极力留心自己的身后，但越是这样，他便越是惧怕身后那团看似无尽的黑暗。

“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多久才到？”君森有点不耐烦了，在沈亮的耳根提了一句。

“快了，再转几个弯便是。”

三个人摸着黑继续兜兜转转，身边的房子由瓦房变成了一座座老旧的红砖小楼，每座楼大概都有四层高。建筑虽然换了面，可是供人穿行的巷子还是一样的窄。

王斌越往里走心里越觉得不踏实，眼前像是给人喷了雾，一片模糊，只能隐约看见两颗人头在身前左右晃动。

“到了。”沈亮在一座与适才所见相差无几的小楼前停了下来，那楼同样有四层，每层开有五扇窗户，左右显得挺长。这里整体看上去像是廉价出租屋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。

“过几天就是自考日了，你带我们上这儿来做什么？”踩着用几根烂木头搭起的楼梯，君森疑惑地问道。

“绝对是好事。”沈亮信誓旦旦地说。

“什么好事？不住宿舍，改在这里租房子吗？”王斌一个箭步

冲到沈亮跟前。

沈亮“呵呵”冷笑两声：“死过人的房子，你敢租吗？”

“死人！哪儿？”王斌一听“死人”立刻回头盯紧身后。

“就在这栋楼里。”沈亮咋着舌头道。

“什么嘛！”君森一脸的不以为然，“还以为自考前带我们出来放松心情，想不到是来体验鬼屋，这种事别扯上我，先走了！”

“等等我！”王斌立马附和道。

“喂！”沈亮喝住他俩，“你们难道就不想顺利通过五天后的考试吗？”

君森的嘴角不自然地抽搐了一下。今年可是他第五次参加自考，如果这次再考烂了，他就非得卷铺盖回乡，跟家里的老父亲学习纳鞋底了！

“哼！体验鬼屋跟顺利通过考试有什么关系？”

沈亮见君森有了兴趣，舒缓了下眉毛，道：“这个秘密，我也是听一个学长告诉我的。”

## 2. 秘密

“我不记得自己是在哪本二手参考书上看过这样的记载，书上说，如果你在某位自杀考生的回魂夜，于他结束生命的房间里住上一晚，那么那个自杀的考生就会在你考试时受你召唤，帮你完成答卷上的试题，不过召唤的机会只有一次。”

“就算真有这个办法，我也不想用。”王斌从小就忌讳鬼狐神怪，平时连鬼故事都不敢看，更别说要与鬼一起过头七。

“如果真有这个办法，我倒是很想试一下。”君森捶着胸道，“只不过我不确定这件事的可信度能有多少？”

“俞洪明，你听过没？”沈亮抬了抬下巴道。

“俞洪明！”君森的反应尤为强烈。

俞洪明曾连续三年与君森在同一间培训班参加考前培训，由于学什么都比别人慢半拍，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差，甚至排在君森的后头，俩人考了两次都没考过。到了第三年，君森觉得自己是时候该提把劲了，那一年，君森读得很勤，比班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要用功，反观俞洪明却是依旧浑浑噩噩，上课瞌睡，甚至没有整日在卫生角上盘旋的苍蝇引人注意。

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却在年终通过自考，还是全班最好成绩。一下子他可成了风云人物，过去一直倚仗智力姑且在他之上的君森感觉自己一下子成了老鼠，成了衬托俞洪明不凡的一只跳梁之鼠。

沈亮吓了一跳，疑惑地看了眼怒气腾腾的君森，继续道：“俞学长一次酒后失言跟我说，他就是用这种异术通过当年自考的。在离那次自考大约还有四天的一个晚上，俞学长偷偷潜进大学附近的一间学生公寓里过了一个晚上，他听人说那间公寓里有个考生七天前因为失恋上吊自杀了。那晚，俞学长根本没合眼，裹在被褥下面抖到天亮。天边的曦光刚刚打进屋里，学长他就像着了魔似的冲出房间，连头都不敢回，他害怕这一回头，就会跟身后那双盯了他整晚的眼睛撞个正着。”

“四天后，自考如期而至，洪明学长忧心忡忡，虽然不抱太大希望，但在距考试结束还有二十分钟的时候，学长突然把手伸到课桌底下开始比划，希望能把那个考生的亡灵召唤出来。渐渐

地，他感觉有股怪风从身后悄悄袭来，紧跟着，桌上静置的笔兀自开始动了，有双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它，那手很快，却是有条不紊地填着答案，字迹工整，而学长的手此时还置于课桌底下，瑟瑟发抖。他不敢抬头看一眼四周的动静，他感觉世界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，只剩下他还有肩上那颗紧紧贴着的白色头颅。”

“真的？”王斌感觉耳后根毛毛的，像是有人故意在那儿吹气，吓得他赶紧把耳朵捂了起来。

连一向自认胆子挺大的君森在听了沈亮这番阴冷的描述后，也感到阵阵阴寒，但碍于面子，他强装镇定地问道：“洪明那个胖子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“通过自考后的第二年就死了。”

“什么！”君森心一紧。

“放心，不是那个亡灵回来弄死他的。”沈亮怕君森误会，赶紧解释道，“他是死于醉酒驾车，就那晚告诉我这个秘密后发生的事。”

### 3. 门

“我、我可不可以先回家？”王斌皱着眉头，一副哭相，只是多多少少有点欲哭无泪的感觉。

“你在说什么！我好不容易才借到钥匙的！”沈亮一边摸着口袋，一边驳斥道。

“可、可房间里真的有个考生在七天前结束自己的生命吗？”

“这还有假！给我钥匙的那个人是我朋友，他在一家保险公

司上班，无论说什么，总是三句不离诚信，这种人能不诚信吗？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！”王斌根本不是怀疑这间房的恐怖程度，而是害怕靠近它，触摸它。

君森在一旁按捺不住了：“你跟他解释那么多干什么！钥匙到底找到没有？”

“刚才还想和王斌一起开溜，现在又变得这么猴急！”沈亮极不愿地掏出钥匙，嘴里嘀咕道。

“君森，这门后好像有东西！”王斌的眼睛盯着隔壁房门，不由得向后退了几步。

“你怎么一刻也闲不下来！”君森的注意力暂时从沈亮吃力摸索锁孔的手上移开了。

“我、我是不小心看到的，这门、门有古怪！”王斌连舌头都有些打结，脸上的哭相更难看了。

由于楼里昏暗，粘满有翼昆虫的白炽灯只照亮了楼梯口那个地方，黑压压的过道让君森的视觉出现偏差。君森一直错以为他们现在准备潜进的404室是这层楼的尾牙，可事实上王斌所指的那道门离他仅几步之遥，若不贴近点还真看不清楚。

门上没有任何识记，甚至连门号都没有。镶门牌号的那处地方有被撬动的痕迹，留下两点钉痕与细木屑，也就是说，这间房曾是用于出租的，可现在因为某种原因，它成了另一种用途。门前罩上了一层巨大的铁丝网，是那种极粗的铁丝，网孔间界得十分严密，仅容一只眼的大小，好像是在害怕某样东西进入，又或者只是想阻止某样东西出来。

君森隐隐感觉这门后沉睡着什么。门上有个猫眼，刚巧从铁丝网的网孔间露了出来，站远了看，与神坛上祭的妖瞳竟有几分

相似，一样幽怨，一样慑人。

“不要！”王斌立刻用手拉住君森的衣角。

君森没理他，径直向前走，直至与门仅隔一张铁丝网的距离，那个猫眼像一个充满臆想的漩涡，诱惑着君森，虽然他知道前头很可能是个深不见底的深渊，可危险的好奇心仍使他想纵身一跃，哪怕会跌得粉身碎骨。

君森的眼睛慢慢找准了观察角度，只可惜眼前黑麻麻一片，连个鬼影也看不见。君森下意识踮起脚尖，不稳的身体压得铁丝网哗哗作响，铁丝网的声音像是惊动了什么，一个毛茸茸的物体在镜头前一晃而过，跟着一颗巨大的眼珠赫然出现在猫眼里，把君森吓得够呛。

“咚、咚”，门后兀自传出好似拿头撞门的声响，声音小但是急促，老旧的门板有些微微颤抖。君森的心登时悬了，门后的不明体在用力地抓着门，一下，两下……

君森仿佛透过那道门看见一个女人披散着头发，她的全身都给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链绑住。她觉察出门外有人，就用头不断地撞击门板。她很虚弱，可她用尽全身力气，鲜血顺着她的额头淌下，把她那张本来就不好看的脸淋得血淋淋的。她开始急了，用从未剪过的长指甲不停地抓着门，弄得指甲壳整块剥开，露出猩红色的肉来，但她仍是愤怒地抓着，门上的抓痕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……

“你们在看什么？”沈亮冷不防走了过来，门后的声音突然止了。

沈亮见他俩都铁青着脸，小声道：“门已经开了。”

王斌跟君森互相看了一眼，谁也没说话，低着头走入404

号房。

“怎么了？”沈亮只有疑惑的份儿了。

## 4. 床位

君森站在一张木桌上，踮起脚尖，把头顶的灯泡拧亮了。

昏黄的灯光奄奄一息地趴在地上，这是三人近一小时内头次感受到的真正意义上的光亮。房里的布置很简单，一张书桌，下面并排放着三张圆木凳，门后挂着一张月历，不过早已糊得不成样子。房间里有三张睡床，中间隔开一点距离，其中一张床的床底还留有一只剩一半的人字拖。

窗户边立着一个变形了的布衣柜，衣柜的链子拉了下来，像垂着头的布偶。这个布衣柜很可能是三个租客共用的，不过现在里头已经被收拾得很干净，只留下两个孤独的衣架架子。

洗浴室最靠里，对着从门口往里数的第三张床，刚才君森按了里头的电灯，没有反应。洗浴室的门很怪，那门给人刷上了一种黑得发亮的漆色，显得十分不搭调。

“好！现在开始确定床位。君森第一，我中间，王斌第三。”沈亮躺在床上，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纸条宣读道。

“为什么我要是第三！”王斌抗议道。第三张床可最靠近这间房里王斌极忌讳的两样东西，衣柜和安着防盗门的洗浴室。

“同意的举手！”沈亮冲坐在第一张床的君森挤了挤眼。

君森会意，立刻举双手赞成。

“同意票两张，倡议通过！”沈亮欢呼道。



“一点也不民主！”王斌一边抱怨，一边用眼角瞄了那个黑洞洞的衣柜一眼。

“少数服从多数。别说了，趁早睡吧！不然再过半个钟头你就睡不着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王斌不解道。

沈亮阴恻恻道：“再过半个钟头就到十二点了，呵呵……”

王斌立刻就床躺下，不再说什么了。

灯仍旧在头顶亮着，只是看着没先前那么明了。三人陷入一种不同寻常的冷漠里，像是在各自想着什么，亦可以说是在安静等待什么。王斌平平地躺着，看他样子显得很难受。

君森面着壁，三人中就他把鞋带解了，但是没脱。他的神情较王斌而言要轻松些，可也轻松不到哪儿去。他一紧张，两边的脸颊就会跟着抽搐，看样子，他还没从那道门的臆想里走出来。

“沈亮，你那个朋友怎么会有这间房的钥匙？”君森打破了沉寂。

“那家伙是拼房一族，他跟那个考生还有公司里的一个同事同租了这间房。考生自杀那晚，他跟他的同事需要加班，索性在公司过了一夜。第二天回来发觉不对，就报了警。”

“那考生是怎么死的？”君森又问道。

“烧炭自杀。就在那边的洗浴室里。”

“什么！”王斌“腾”地一下坐起，脑袋里轰隆隆直响，“难怪要我最靠里头睡，一睡下就感觉阴气沉沉的。不行！我要换床位，我不能对着那门睡！”

“跟谁换？”沈亮心一紧。

王斌的眼睛黑洞洞的，第一张床上躺的是面壁的君森，一动